

你在大学经历哪些后悔的事？

上大四的第一天，我们贴吧就传言有对情侣，死在校外一个宾馆的床上。不是被人杀掉的，而是，互相咬死的彼此。

这事儿，说来蹊跷，我本来也不信，但自从我们寝室四兄弟去过一次学校后山，类似的症状开始在我们身上呈现。

那是开学第一天的课堂上。

毕竟大四，老师没课讲了，就放我们在下面聊天。

坐我旁边的是我同寝好友王伟，这家伙猥琐得很，正轻声细语地跟我描述他前两天跟系花林小雨去宾馆幽会的各种细节。

手机不断打进来一些电话，我都一一挂掉了。这天我整个人都烦躁得很，让他说点别的。

这可好，他画风一转，立马就给我整了个狠的：

「对了李江，你看到没有？学校贴吧上都传疯了，说中心路那个酒店出事了！一对本校研究生小情侣死在了床上……好在我没去那开过房……」

但是结合前面他的猥琐发言，加上「酒店」、「情侣」、「床上」这些听起来特别劲爆的词，我马上催他快说：

「啥情况？赶紧说啊……」

我还真以为是什么桃色新闻。

但接下来王伟精彩的描述却给了我当头一棒：

那是前天晚上的事了。

一对提前返校的情侣到中心路的酒店去开房，这刚放完一个假久别重逢，年轻人嘛，理解。

但在房间里发生的事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虽然严格来说，其实没有人知道当晚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天都到退房时间，里面的人还没出来，服务员打电话敲门均不到回应，他便擅自打开了房间，然后看到了房内无比可怕的画面：

原本白色的床铺被完全染红，而床铺上则躺着两团血肉模糊的「东西」，破碎的器官和碎肉零零散散地落在床上、地上。

服务员当场吓傻，后连连呼救，酒店也立刻报了警。

警察去到现场勘察后发现，客房没有任何外侵的痕迹，现场也完全没有他杀的嫌疑。而且他们还发现，死者身上的伤口居然都带有齿痕。

他们身上的血肉和器官，是被「咬」下来的。

支持这种猜测的，还有一个绝对的证据——

零零碎碎的对方。

弄不好肚子里也是，只是现场并没办法确认。

但问题是，现场并无打斗痕迹，酒店内其他人整晚也没有听到任何呼救的声响。

难道这两人是含情脉脉，不吵不闹地把对方啃死？

我下意识只觉得这是编的，或者是以讹传讹，这事怎么可能发生？

不反抗吗？互相撕咬不会痛吗？

就算不会痛，那他们又有什么动机要互相撕咬还吃下对方的身体？

再说，学校贴吧上写这个帖子的人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细节的？还不是靠编呢？

在我把质疑提出来之后，王伟也觉得有道理，于是我们便把这诡异的故事抛诸脑后，转移话题继续下一个八卦了。

本来，我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的。

但之后，又发生了更奇怪的事情，也是本校生，也是，跟「吃」有关。

而且，他还是我们的朋友。

一个叫陈明杰的大四学生，跟我们很熟，同个社团。

事情就发生在当天深夜，开学第一天，学校的食堂里。

不知为何，陈明杰居然独身一人来到了学校食堂，他粗暴地撬开了大门进了厨房，找到了当天还未来得及处理的一大桶泔水，拼命地把桶里面的剩菜残羹往自己嘴里塞。

第二天一大早，他才被早勤的工作人员所发现，那时候他已经断了气，据说他的肚子隆起像个小山，死相非常难看现场一片狼藉，到处都有呕吐物，不止一处。

这说明他在吐完之后，仍然不厌其烦地继续把那些肮脏的「食物」往自己嘴里送，然后又吐，吐了又继续吃。

他的身旁还有一个擀面棍，警方猜测，他在吃到吃不下的时候，还用这东西把嘴巴里的东西往肚子里捅！

而到最后，他是活活撑死的。

早上八点多的样子，我和王伟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往食堂跑，可是那时候陈明杰的尸体早就被运走了，我们只能观望良久。

王伟看了看手机，才目光呆滞地说道：

「校方通报出来了，说警方在现场没有发现可疑的痕迹，所以小明他是……『自杀』。」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 TM 会用这种方式自杀吗？」

王伟也叹了一口气：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也太恐怖了……」

「小明他怎么会这样？莫不是……是鬼上身吗？」

我的脑子很乱，既为失去一个朋友而感到伤心难过，也因这事的诡异程度而觉得恐惧。

王伟似乎也察觉到我的恐惧，他压低声音，小心翼翼地问道：

「说到鬼上身，难道……跟那天晚上我们做的事……有关吗？」

提到「那天晚上」四个字，我立刻就知道王伟说的是什么了。

开学前几天，我们几个提前到校的好朋友，在某个夜晚一起去了趟学校的后山。

因为某些原因，我们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

但我们却再也没有讨论过。

那晚之后我们各自都获得了一些利益，即使我们谁都无法解释到底是不是跟那晚有关。

但既得利益者哪还会理那么多？

所以我们谁也不愿意再回忆，谁也不愿意再提起。

倘若真跟「那天晚上」有关的话，那么除了陈明杰，还有一个人也是跟我们一起的。

吴小鹏。

我们四人是个小团体，都是在社团里认识的，我和王伟同班，陈明杰和吴小鹏则在别的专业。

也顾不上吃早饭了，我抄起电话就联系了吴小鹏，约他马上出来见面。

吴小鹏当然也听说了陈明杰的事情，所以也立刻应约。

就在学校人工湖旁的小凉亭里。

汇合以后，吴小鹏带着惊魂未定的表情，非常不淡定地表示，他一早就去跟陈明杰的舍友沟通过，昨晚的陈明杰确实有些不妥，他整晚都在找东西吃，整个宿舍的零食水果泡面，所有能吃的都被他吃光了。

他舍友们也都很震惊，因为他昨晚除了肚子饿以外，也没有其它不对劲的表现了……

王伟则阴沉着脸表示怀疑：

「只是饿？饿得把自己给吃死了吗？这也太离谱了吧？」

吴小鹏也一下子变得激动了起来：

「所以才说啊，怎么可能只是饿啊，肯定是有不干净的东西……肯定是！」

这一点，他倒是和我跟王伟想到一块了。

但其实我想得更多。

趁着大家人齐，我也把我想到的说了出来：

「那个王伟，你昨天说的，中心路那酒店里发生的事情，就是那对情侣……他们是互相啃食然后死的，对吗？」

王伟一愣，随后反问道：

「怎么？你觉得那事……跟现在小明的事有关？」

我一边强忍着快要竖起来的汗毛，一边解释道：

「你们不觉得两件事有点相似吗？那对情侣他们是啃食对方停不下来，小明也是吃东西停不下来。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几个人似乎都不知道什么是「痛」……都一样诡异好吗？」

王伟都愣住了：

「这……」

吴小鹏立刻就附和了起来：

「我觉得有道理，而且还有，他们同样都是我们学校的人，搞不好他们也……」

我又对着王伟非常认真地问道：

「你说那对情侣是硕士生师哥师姐对吧？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这闹得那么大，想要找到名字很简单，不过……」王伟顿了顿，马上就猜到了我的意图，「难道，你是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去过学校后山……做过那些事吗？」

我点头确认，这一点，很重要。

「行，我先找找他们身边的朋友……」

说完这话，王伟立刻掏出了手机在旁边的石凳上坐了下来。

吴小鹏已经有点惶惶不安，甚至开始胡言乱语了起来：

「如果真是那天晚上的话，那个……那我们也……」

「先不要下定论，我们不一定会有事，还是先弄清楚到底是不是再说吧！」

说罢，我只能马上岔开了话题：

「对了小鹏，你，你这几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吴小鹏点点头，把原本应该开心的事说得像是吊丧那般：

「是的，除了回来第二天捡到钱包，我前天还中了个大奖……」

果然如此。

而此时，王伟忽然开口传来消息：

「有了，我在贴吧上找到一个那对情侣的朋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不断发帖质疑那诡异的事，当然也不断被删……是个本校师姐，自称死去女孩的闺蜜，我联系上她了，要跟她约见面吗？」

我稍微观察了一下吴小鹏，觉得他的精神状态太差了，所以转而王伟说道：

「约，我俩去找她聊一下，小鹏你跟小明比较熟，你再去跟他的朋友们打听一下他这几天，有没有像你那样获得了不劳而获的东西……现在暂时还不能定性是不是那晚的问题，但如果是，我们一个都逃不掉，所以一定要对所有情况都了若指掌，懂吗？」

吴小鹏毫无生气地应了一声，随即转身离开。

王伟也从站了起来，说道：

「她在图书馆，我们过去吧？」

「好，马上去。」

我迎着阳光，镇定地朝着图书馆的方向走过去。

但其实，我完全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镇定。

因为我知道，如果真是学校后山那里有鬼怪作祟，那么……

那么我们四个人，一个都逃不掉。

图书馆里。

我们要见的人居然是一位大美女。

她叫林伊兰，研一的师姐。

她的穿着虽然朴素，但身上有一种如今难寻的古典气质，举手投足温文尔雅。

她知道的事情不多，但是她坚信她的闺蜜不可能自杀，这里面一定有隐情。

我们也跟她讲述了好友陈明杰的遭遇，随后便询问她是否知道那对情侣生前的近况，尤其是否知道他们有没有去过学校的后山。

林伊兰听完后倒是挺诧异的：

「什么后山？这我可能不是太清楚。我只知道他们肯定不是自杀……难道，后山有不干净的东西吗？」

果然，她也怀疑自己的朋友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给害死的。

我只能惴惴不安地解释道：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闹鬼，但是小明最近也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的事情，除了去过一趟后山……我就是想看看这两件事，除了都是跟吃有关之外还有没有更多关联性……」

「两件事？」林伊兰眉头一皱，「这可不是两件事那么简单。」

我心里顿时一震。

王伟也目露疑光，想必他也没想到林伊兰师姐，还知道一些更诡异的事情……

那对小情侣，确实并不是事情的始端。

在返校之前的假期里，就已经分别有两个同学以奇怪的姿态「自杀」了。

一个是在家里吃掉了所有食物以后，把家里老人治疗疾病的所有药物也吞了下去，最后安详地死在了睡梦当中。

倘若上一个看起来还像自杀的话，第二个就离谱。

这位同学老家在农村大山里，方圆几十公里没有商铺那种，家中粮仓怕野生动物盗食常年上锁，无法撬开。

有那么一个夜晚，他起来搜罗了家中所有可以吃食的东西吞下肚子，却仍然没有得到满足。然后他居然跑出家门去，来到屋子后面的山上，挖出了前不久才下葬的亲人的尸体……

家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气息了，他是尸骨阻塞了气管活活憋死的。

当时那场面能直接把人吓晕，村里人一致认为这是污秽之物在作祟，甚至请了大师上山作法，闹得很大。

但警方也只能给了一个自杀的定论，因为他们拿不出更有力的解释了。

这两个同学都是本校研一的学生，而且和在酒店里互啃至死的小情侣是很要好的朋友。

也正是因为如此，林伊兰才认定这些事情不简单，而且她也发现了，所有奇怪的事都存在这样的共同点——

疯狂地吃，什么都吃。

不知道疼痛不在意后果。

如果只是一个人发疯那还好说，可是一个又一个人发同一种疯，那就绝对不正常了。

这也是她会在网上不断发帖，否定她那些朋友是自杀这件事的主要原因。

我听得寒毛直竖，内心几乎要断定我们是中诅咒了！

但却还是不太死心，还是寄望能够再弄清楚一些：

「师姐，那你能不能再去问问，刚刚你说的那几个师兄师姐，他们有没有可能……之前都上过后山？而且，后来他们有没有……突如其来地变得更幸运，或者得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林伊兰脸色一变：

「为什么你反复纠结在后山这个点上？难道学校后山真的闹鬼吗？」

我欲言又止，因为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那里是不是真的闹鬼。

只不过我们曾经在那里做过的事，是真的非常有可能会得罪鬼神！

林伊兰忽然就明白了：

「你们都去过对吧？你们是在担心……你们也会死？后山上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正犹豫要不要说。

王伟却率先开口插嘴道：

「这个，还真不好说……师姐，要不你还是先去确认一下……那我们也好有个确定的方向……不是吗？」

王伟也不愿提起那晚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和他对视了一眼，他的脸色铁青，我相信我也是。

林伊兰见我们状态都不太好，只能狐疑地点了点头。

离开图书馆后，时间已经来到中午了，虽然外面的太阳很暖，但我是真的觉得背脊发凉。

接下来的时间，我和王伟哪也不敢去，只能待在宿舍里查资料，以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我也很烦躁，手机又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我连续挂掉了好几个。

王伟似乎注意到我的异常，忽然问了我一句：

「李江，你妈的病……有没有好转？」

他们一直都知道，我妈半年前查出癌症了，晚期，几乎无法医治。

但我的回答明显有些断断续续：

「嗯，是的，医生都说是奇迹，因为我妈，不久前的体检显示，她的，癌细胞正在慢慢退散，她应该，会好起来了……」

这也是我所说的，既得利益。

我们每个人都因为那天晚上得到了一些不太可能得到的东西，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结果，王伟这猥琐男居然等到系花的表白而且没两天就去开房了，吴小鹏得到了他这个年龄不太可能会拥有大量金钱……

虽然不知道陈明杰得到了什么，但是，他应该也有。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开始就会怀疑是诅咒，因为，我们已经见识过无法解释的事情了。

很快，夜幕降临。

吴小鹏迟迟没有回复我的微信，心烦意乱的我忍不住打了个电话过去。

奇怪的是，电话没有被接通。

「咋回事……？」

我放下手机喃喃自语。

王伟也一直担惊受怕的，一见我这样，连忙凑过来问道：

「怎么了？」

「小鹏的电话无人接听……」

我话才刚落音，王伟二话不说立刻掏出电话打给了吴小鹏，但结果也一样——

能打通，但是无人接听。

他也有点慌了：

「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吧？」

被他这么一说，我顿时也紧张了起来。

可是一时间也没有其他办法，我只能继续不断拨通吴小鹏的电话号码。

好在，在连续拨了好几次号之后，电话终于被接通！

我总算舒了一口气，但马上严厉地质问电话那头的吴小鹏：

「小鹏你干嘛呢，怎么不接电话？担心死我们了！」

可是，电话里头却传来一个陌生的女声：

「额，抱歉，我不是你口中的小鹏，我只是在地上捡到了这个手机……」

我这才刚刚放下的心立刻又悬了起来：

「你是谁？不，你在哪里捡到手机的？」

「我刚刚吃完晚饭，现在就在食街往女生宿舍的这条路上……手机是你朋友的吗？你现在来取回它吗？」

「马上！」

听到「食街」两字我已经有些后怕了。

所以我迅速挂了电话拖着王伟冲出宿舍，朝着学校食街的方向跑了过去。

在路上，我们顺利找到了刚刚和我通话的好心女孩，取回了吴小鹏的手机。

但这女孩完全没见到过吴小鹏，她只是恰好路过听到手机铃声，并在花圃里捡到手机而已。

我只能拖着王伟继续去食街找一找。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正是食街热闹的时候。

我和王伟分开行动，在一个又一个餐厅与档口摊位里穿梭，但搜索了近半条食街，却还是没能看到吴小鹏的影子。

这时候我已经开始担心了，担心他会不会在哪个饭店的后厨，像陈明杰那样吃着泔水……

所以我走得更快，找得更匆忙了。

在仓促之中，忽然有个熟悉的身影在人潮中一闪而过。

林伊兰？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她，因为下一秒王伟就在喊了：

「李江！小鹏在这呢！」

我扭头在那人群中搜索的时候，早已没了林伊兰的身影了，想必也是我看错了。

这时候的吴小鹏正坐在一个烧烤摊的桌子前，抬起头，一脸迷茫地看着王伟。

我小跑过去，一看他那副完全不紧张的脸，我就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毫不留情地责备他：

「你搞什么鬼啊？手机丢了也不知道吗？另外，今天让你去问问小明这几天的近况，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吴小鹏顿了顿，居然灰溜溜地回答道：

「我，我就是饿了啊……」

这？

别说是我，王伟都被他这气定神闲的架势给搞懵了。

也是这时候我才发现——

吴小鹏面前这张偌大一张桌子，居然堆满了食物残渣！

但他是一个人啊。

只有他一个人，竟然吃了那么多东西？

王伟表情都呆滞了。

吴小鹏吞了吞口水，继续解释道：

「我下午去找小明的同班同学问过，他们都说，他这几天……没什么异常的。」

看着他一脸意犹未尽的表情，我心里一震，事情肯定不妙了。

王伟直接反问道：

「你，这，你是不是还想吃？」

吴小鹏露出憨厚的笑容并点了点头，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

「是啊是啊，你们也是来吃晚饭的吗？我刚刚吃的这家东西特别好，我还没吃够呢，要不要一起来？」

说完这话，吴小鹏站了起来，似乎还要过去摊主那里点餐。

最大的问题是他浑然不觉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连忙按住他，对他吼道：

「不行，你不能继续吃了！」

说完这话我朝着王伟使了个眼色，王伟非常识相地从另一边架起他的胳膊，我们一人一边打算直接拖着他离开食街。

吴小鹏居然还觉得不解：

「干嘛呢？好好好，不吃就不吃，也不用这样掐着我走路啊……」

他甚至还觉得无辜呢？

早上还处于惴惴不安担惊受怕状态的吴小鹏，此刻正在优哉游哉地享用着美食？

开什么玩笑，打死我都不相信他没问题。

好在但他的症状还并不是太严重，否则就不会跟我们走了。

只是我跟王伟，我们还是不放心。

倘若只是把吴小鹏送回宿舍，弄不好他像昨晚的陈明杰那样自己溜出来作死怎么办？

所以，我俩一合计，在学校的招待所里开了个房间，准备通宵看着吴小鹏。

但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既然吴小鹏都开始出现这种饥不择食的症状了，那么我们和王伟……

我们还会远吗？

我默默地吞了吞口水。

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我能控制住自己的「食欲」吗？

我没有答案。

眼看就要过夜晚九点了。

我和王伟苦苦思索，但也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这才是最致命的，我们清醒还能看着吴小鹏，但如果我们也忽然发作了呢？

那时候这房间恐怕就会成为我们三人的地狱……

可即便如此，吴小鹏却仍然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一点紧张的感觉都没有。

哪怕他的肚子已经吃得鼓鼓的一直没有消化下去，但他还是不断表示肚子饿，想要吃东西。

这时候的我已经百分百确定，这就是该死的诅咒！

无奈之下，我只能打电话给林伊兰，寄望于她那边过了一个下午会有好消息。

谁知道，还真有。

林伊兰雷厉风行，没有说多余的话，直接让我和王伟到图书馆面谈，说她有重要的发现。

放下电话后，我又跟王伟商量了一会儿，觉得不能把吴小鹏放在这，否则还是怕他出事。

所以两人一合计，直接找了绳子把吴小鹏捆了起来，让他安静地躺在床上睡觉，什么都别想，什么都别做。

虽然吴小鹏吵吵闹闹的，但也抵不过我这两个粗暴的汉子，好在他并没有完全陷入疯狂失智的饥饿当中，所以反抗得也不是太激烈。

安顿好吴小鹏之后，我和王伟马不停蹄地赶到图书馆，并在约定的阳台上找到了林伊兰，她真的一句废话都没有，见着我们就焦急地开了口：

「我查过了，我那几个朋友确实曾经在某个夜晚去过后山，而且我也查到了关于后山的一个传说……」

说到一半，她却停顿了下来，盯着我看。

我迫不及待，连忙接着她的话题问道：

「传说？是那个关于『食骨许愿』的传说吗？」

林伊兰立刻质问道：

「我就知道！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什么是『食骨许愿』？」

我愣了一下，面对林伊兰的质问，蒙混过去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必须坦白了。

所以我把那晚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那几天，我们一行人因为提前返校而无所事事，整日就混在一起到处玩。

喝酒、聊天、诉说即将毕业的苦闷、诉说各自无法解决的难题。

每个人都急需一个奇迹出现，比如我，如果没有奇迹的话，那我很快就会没有妈妈了。

而陈明杰突然提出来，他知道一个获得「奇迹」的方式，但就是过程会比较……

诡异。

那是一个传说。

传说学校后山以前有个村子，某年天灾死了不少人，遍地都是无人收拾的尸体。

当时有人发明了一个歹毒的仪式，叫「食骨许愿」，就是把一具特殊的尸体炼成白骨，而只要吃掉它的一部分，然后许愿……

你的愿望就会成真了！

这是依靠那些死去后无法升天的冤魂去实现自己的愿望，是一个极其歹毒的旁门左道。

我听到那些离奇死亡事件跟「吃」有关之后，马上就把它和这歪门邪道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在当时，我们之所以会相信这么无稽之谈的事情，主要还是——

告诉陈明杰这件事的人，他刚刚中了双色球一等奖，一千多万！

而且还连中两次！

连续买连续中！

他直接辍学了。

他许的愿就是拥有花不完的钱。

陈明杰晒出了对方发给他的图片，确实是一张张中奖的实拍照片。

这让我们不免动心。

毕竟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急迫的愿望，或者说是欲望，想要实现。

那人也告诉了陈明杰，那具「特殊的遗体」是在什么地方——

后山北边山腰，一座年久失修但就是不倒塌的泥房后面。

我们只需要有足够的胆子就能实现愿望！

哪怕是被骗了，我们也想试一试，毕业之前，不就应该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吗？

所以那个夜晚，我们打着电筒上了山。

我们几经寻觅，应该花了有一两个小时吧，最后还真找到了一个破烂的泥土房子。

当然，也轻而易举地在房子后面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墓堆。

最要命的是，这个墓堆明显被挖过！

这意味着告诉陈明杰这件事的那个人确实在不久前来过。

那也就意味着……

「食骨许愿」这件事，很有可能是真的。

于是，我们快速地把那墓堆重新挖了出来，而也毫无悬念地挖到了……

一具不完整的人类白骨。

这更是与陈明杰听到的故事相吻合。

于是，我们……

……

「你们，居然……？做出这种天怒人怨的事情？亵渎尸骨？连死人都不放过？」

听完我们的故事，林伊兰震惊得久久不能平静。

当然她若要一顿痛骂我们也无话可说，毕竟我们确实做了一些人神共愤的事情。

良久。

她才缓过神来，问道：

「你们知道那具尸骨是谁的吗？」

我也震惊了，赶紧问她：

「你连这个也查到了？」

林伊兰点点头，也缓缓把她查到的那个「传说」讲给了我们听……

那一带以前确实曾有个深山村庄，一个靠山吃山特别穷的地方。

那时候，村里有个苦难的家庭，长辈早早病逝，小夫妻中的丈夫去深山打猎找食物时也不幸坠入悬崖身亡。家里只剩年轻的母亲以及不到一岁的女儿，她无法撇下孩子去干活，娘俩连生存都是问题。

村里人见到这种情况，就自发组织了起来给她定时送些粮食，一开始还算是好事。

可是后来，事情变了。

一群身强力壮的猎户看中了年轻母亲的美貌，于是在某次送粮食的时候，他们合计起来，把这位可怜的母亲关在屋子里，轮番侮辱了。

女人因为要养活女儿选择了忍气吞声，然而那群男人的欲望一旦被打开，就无法再收回去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着接济的幌子去侵犯那个可怜的女人。

为了孩子为了生存，女人不敢声张，只能苟且偷生地忍耐下去。

但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饥荒来了，那是一个冬天，大雪封山。

村子里粮食紧缺，那些猎户自家孩子都快饿死了，更别说接济女人了。

女人没了接济之后无比困难，她为了孩子不被饿死，只能一户一户去乞讨食物。

然而那些欺负过她的男人们，见她出现在到门前都无比惊讶，这种惊讶来自于极度的心虚。

所以这些男人们，哪怕家里粮食局促，还是「善心」地分了一些给她，也让她能苟延残喘下去。

可是，他们都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虽然女人并没有揭发他们的意思，她只是讨要粮食一心想养活自己的女儿。

但饥荒之际，每个人家里都不能保证食物供应，这种情况下还分给别人？

一次两次还行，次数多了肯定会被怀疑。

于是，那群男人趁着去深山打猎的时候商讨对策，他们共同做了一个残忍的决定：

解决掉那对孤儿寡母，以绝后患。

而且，他们采用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方案：

这群人冲进了那个女人家里抢走了她的孩子，把她绑起来封住嘴巴，然后当着她的面把孩子放进锅里……

煮。

女人疯狂地反抗，但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活活煮熟。

她疯了。

尔后，一部分人看守着女人，另一部分人拿着孩子的尸体去找村长，造谣说这女人饿鬼上身了，居然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煮熟吃掉！

村长大惊，连忙让人去找附近村的道士。

恰好这道士又是个心术不正的江湖术士，他看到婴儿的尸体，又看到已经疯掉的母亲，竟一口认定她是饿鬼上身。

但其实，这道士另有所图。

他让众人把女人锁在屋子里，他在屋外布下符咒，说是只要关闭七七四十九天，便能把饿鬼活活饿死。

当然，最后饿死的不是饿鬼。

而是那个可怜的疯女人。

以饿治饿，却不想饿出了更多的怨恨。

四十九天后，整个屋内一片狼藉，女人十个手指的指甲因为刨门而全部溃烂，她无法逃出去，最后饿成了一具干尸。

当然除了饥饿以外，女人承受得更多的，是活活饿死这过程中的绝望。

但还不止如此，哪怕是已经死去了，坏人却还没有打算放过她。

那名道士。

他故意让疯女人被饿死，为的就是取得她绝望后的尸体。他佯说是在屋子后院做法超度女人，但其实暗地里却施用了极其恶毒的法咒。

他把女人的尸骨用法器淬炼，炼成一种类似能够让人心想事成的丹药，而炼制的最后一步是把尸骨埋在土里四十九天。

可是道士却没有等到那一天。

因为女人化成厉鬼回来复仇了。

一个真正的饿死鬼。

道士是第一个死掉的人，他把自己家里的灵丹妙药吃了个精光，最后毒性发作化成一滩血水。

但是道士不在这村里。

没人知道女人化成厉鬼了。

他们还以为事情告一段落了呢。

但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慢慢地，村里时常有人突然变得饥饿无比，尤其是那一个个欺负过女人的猎户，几乎都中招，无一幸免。

他们有的是吃东西撑死自己。

有的把自己家里人也吃掉了。

还有的，是连自己都吃了，吃到一半就晕死过去，可是嘴巴却还在咀嚼。

没过多久，这个村子便彻底荒废了，该死的都死了，能逃的都逃了。

可是女人的怨恨却远远没有结束。

村子里的房子因为风霜雨雪侵袭一座座倒下，但那女人的房子却一直都坚挺在那里。

因为她并没有离开，她还留在那里，诅咒着每一个欺负过她的人……

听完故事，王伟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欺负过她的人……就像我们那样吗？」

林伊兰点点头说道：

「没错，我问清楚了，我闺蜜跟她男朋友确实都去过后山……而且是跟我前面说的另外两个离奇死掉的人一起去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你们知道不？」

「什么？」

「那个吃家里药吃死的同学，他中了两次彩票一等奖。」

我顿时都惊呆了：

「这！这不就是陈明杰的那个朋友？」

林伊兰又默默地点头：

「这样一切就都联系得上了……虽然我不知道他们都许了什么愿，我也不想知道你们许了什么愿，但结果都一样……」

结果都会一样吗？

那我们三个不就死定了？

不不不。

既然有诅咒，那也就一定有解开诅咒的方法，不是吗？

我看着林伊兰，非常诚恳地问道：

「师姐，如果你查到的故事是真的，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只能等死了吗？」

「那倒不是……」林伊兰顿了顿，似乎有点犹豫，「先旨声明，我绝对不会跟你们一块去的！我查了一下饿死鬼的超度方式，说是要带着它生前最爱的食物，到它死去的地方祭拜它。因为它成为怨灵不能进食，只能把那种饥饿感传达给别人，所以必须去它死去的地方才能让它吃到食物，吃饱了，饿死鬼也就不饿了，它自然也能够升天了。」

这听起来虽然像是一个解决之道，但还有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卡在我脑袋里：

「最爱的食物？这……我要怎么才能知道，那女人最爱的食物是什么啊？」

林伊兰撇了撇嘴，说道：

「当然是这里的特产啊，这片土地一直都有苹果乡的称号，但古时候穷，他们只能吃野果野菜和打一些野兽，苹果这种好的果实只能去卖钱换粮食，他们是没有机会可以接触到的。」

我惊呆了，她居然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说得那么信誓旦旦。

不仅是我，连王伟都觉得迷幻：

「这……真的假的？」

林伊兰却信心十足地表示：

「我做了那么多功课，不会错，但你们自己想吧，要么就等死，要么你们可以试一试？」

我当时是真的慌了。

而且，我也真的拿不出更好的方案来。

与其难逃诅咒，不如放手一搏？

我只能假装豪迈地大手一挥，冲着一脸怂样的王伟喊道：

「走，我们去买苹果。」

夜渐深，学校后山上，很静。

我和王伟傻不拉几地一手提着苹果和香烛，一手打着电筒，在黑暗中摸索着上山。

好在凭借曾经来过一趟的记忆，我们终于在差不多十二点的时候，找到了那个屹立不倒的泥巴屋子前。

她死去的地方，就是在屋子里。

上次来探险的场面还历历在目，我还犹豫了一小会儿，做足了待会见鬼的心理准备，才进了这个屋子。

里面一片漆黑，仿佛什么都没有，又仿什么都会有。

我和王伟快速把一张破桌子支棱好，把蜡烛摆好点上，然后把一盒盒精致的苹果摆在香烛面前，还虔诚地点了香火，一边战战兢兢地跪拜，一边叨叨絮絮地念念有词：

「您安息吧……」

「是我们多有打扰……」

「您大人有大量……」

「对不起，请不要惩罚我们……」

什么超度冤魂，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鬼，怎么可能知道如何超度冤魂？

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有不断认错了……

夜越来越深，屋子里也从微凉，渐渐变成了寒气逼人。

有那么一瞬间。

我忽然感到背后一寒。

我也突兀地停下了继续跪拜的动作，而恰好，王伟也停了下来。

他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敢开口说话了，不敢交流。

但我是能够感觉到自己背后不远处有东西！

真的。

它不仅存在。

它还在缓慢地移动

它踏着缓慢的脚步。

一步、两步、三步。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出现幻听了，因为屋子里明明寂静无声，耳朵也明显没有听到有声音传进来。

但我的大脑里就是响着脚步声！这又是怎么回事？

而伴随着一步一步的脚步声，我浑身上下，不由自主地泛起了鸡皮疙瘩。

王伟更甚，他甚至都开始浑身颤抖了。

但我们谁都没有胆量回头看一眼，没胆去看看在我们身后的，究竟是不是人。

因为这样的夜晚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还会有其它人来这里？

那就只有……

鬼了啊！

突然间，我的后脑勺被轻轻敲了一下！

这吓得我一个七尺男儿几乎从地板上跳起来，但跳不起来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腿软。

我害怕得直接把自己往一边甩过去，甚至惊慌之下还发出了难听的尖叫以及求饶声：

「啊，啊啊！不要杀我啊！！」

然后我才发现，王伟的反应和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他也屁滚尿流地呼天喊地着：

「救命！救命哇！啊啊啊……」

我们都连滚带爬地一边往角落爬过去，一边都要哭出声来了。

但我很快就听见，身后居然响起了银铃般的笑声！

这让我瞬间恢复了理智，因为这声音，很熟悉。

我鼓起勇气扭过头来，居然看到——

林伊兰正站在烛火前！

只见她手里正拿着一只苹果，笑嘻嘻地看着半躺在地上，一身狼藉我们。

火光摇曳，让她的身影略有一些恍惚。

我都傻眼了——

这家伙，是故意吓唬我们的吗？

我们按她的指示顶着深夜来到这地方，她居然在后头尾随而至，就为了吓我们这么一遭？

那一刹那我的怒火立刻就飚了起来，指着她就是一顿责骂：

「师姐你！你也太过分了吧？我们已经碰着不正常的事了，你怎么还在耍我们？」

王伟这才转过身来看到林伊兰，顿时他也开始生气了：

「我靠，吓得我差点尿裤子了！你这人怎么这么过分啊？」

然而，林伊兰并没有解释什么，她甚至没有搭理我们。

她只是优雅地把苹果放在嘴边咬了一口，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火光下，她满脸笑容的表情，似乎很是满足。

那一刻我还误以为，她的满足来自于成功捉弄了我们这两个大男人。

只是，恢复了理智的我，却怎么也想不透这其中的逻辑：

她只是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会为了吓我们，而步行一两个小时来到这么一座荒山？

她不怕吗？

即使不怕鬼不怕黑，那她不怕捉弄了我们之后被我们报复吗？

毕竟这是荒山野岭啊！

太诡异了。

这种诡异甚至直接把我的怒火都压了下去。

我停顿片刻，才故作镇定地开口问道：

「师姐？你说句话啊！有啥事咋不能好好说，非要把我们骗到这里来？」

林伊兰依旧没有理会我，她只是全神贯注地吃着苹果，很快，一整个苹果都被她啃完了。

我的内心，越来越不安。

王伟也怂了下来，只是弱弱地问道：

「伊兰师姐？你……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林伊兰吃完一个苹果，把苹果核放在桌子上，又伸手拿起了桌子上的另一个苹果。

在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是满脸笑容，只不过现在她终于能抽出口，对这两个还坐在地上的男生说句话了：

「谢谢你们呀，我终于，能吃上这个了。」

说完这话，她又开始啃起了苹果，连形象都不要了，仿佛就像

一个过度饥饿的人。

我跟王伟都愣住了。

空气，再次变得无比寒冷。

火光继续摇曳，林伊兰的身影、动作、表情，都被这火光映照得特别……

不像人。

我忽然想起，今晚去食街找陈明杰的时候，我恍惚中似乎在人群里看到了林伊兰的身影……

我还以为是眼花。

可这个时候，我并不觉得那是眼花，我的内心突然涌出了好多好多的问题：

为什么林伊兰会那么热心帮我们？

为什么她能查到我们都查不到的，关于学校后山那只饿死鬼如此详细的传说？

为什么她知道这只饿死鬼生前最爱吃的食物是苹果？

为什么她一个女生竟敢单独上山出现在这里？

除非……

我开始浑身颤抖，我知道为什么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会觉得她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气质了。

因为她真的不属于这个时代！

王伟也似乎弄懂了什么，他颤抖着声音问道：

「师姐，你……你是，是那个，死在这里的女人？」

林伊兰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在吃苹果，吃得很是投入，津津有味。

「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你做了那样的事，真的对不起！」

在弄清楚一切之后，我立刻像跪拜神仙那样对着林伊兰磕头求饶，甚至还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可是，可是我也是为了救我妈啊！你就放过我吧！我跟他们不一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王伟都惊呆了：

「什么……？你在说什么？你这意思是我就该死了？」

没办法，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自保为重。

林伊兰轻轻地把刚啃完的苹果核放在桌上，笑着问了我一句：

「你许过的愿是什么，难道我会不知道吗？」

我心里一震。

王伟似乎也呆住了。

我许过的愿……

王伟疑惑地问道：

「你许的愿，不是让你妈痊愈吗？」

林伊兰笑着说道：

「相反呢，他许的愿，是让他妈去死。」

「什么？」

王伟大吃一惊，然后盯着我。

我咬着牙，一言不发。

没错。

其实我妈根本没有得癌症，但我一直在跟同学说她生病的事，就是为了她死掉的那天，我能够顺利圆上这个谎。

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更不幸的是，我妈是比后妈更可怕的女人，我从小到大是被她打过来的。

她们从未给过我一分钱，我的学费生活费都是亲戚们可怜我的，至今我还欠着大学一大笔助学贷款。

而到了这即将毕业的时节，我原本打算去陌生的城市找工作，开始新生活，远离我那恶魔一样的亲妈。

可是，她却不愿意放过我。

她不愿意把我的户口本给我，让我无法离开她的掌控。

她要我回老家去，赚钱给她，侍候她，否则她会用尽一切方法去把我的工作毁掉，把我的生活毁掉！

在我大三的时候她就已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了，所以就算没有碰到许愿这回事，我也会计划杀死她。

只要不让任何人知道是我杀了她就行了。

那样我就会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这帮好友问起来的话，我也不用解释太多，我只要说她是癌症病逝就行了。

可是，可是偏偏出现了「食骨许愿」这件事，我内心许的愿，当然是希望她死掉。

但表面上，我却只能假惺惺地表示我许的愿是让我妈的癌症痊愈……

因为这才合理。

而其实，我妈几天前就死了。

连处理她的身后事我都不愿意回去，这也是我这几天不断挂掉一些电话的原因。

我忍不住抬起头，恶狠狠盯了一眼林伊兰。

林伊兰呵呵一笑，笑得极其轻蔑。

然后，她温柔地问了我们一句：

「你们这些人渣，你们不饿吗？」

这句话，像一把利剑直接刺向了我的心坎。

不饿吗？

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我的答案是——

饿啊。

很饿啊。

很饿很饿。

说不出理由，此刻，我晕乎乎的大脑里只有一个字：

饿。

我缓缓地回过头来盯着王伟，这时候的他，看起来真的……

「你好像，很好吃呢。」

王伟也扭过头来看着我，他看我的表情也像在盯着一道美味佳肴。

他说：「你也是啊，你看起来，也很好吃。」

我俩原本就靠得很近。

他立刻就可以扑过来，我当然也可以扑过去。

我没有任何其它的想法，我就只是想要吃了他。

哪怕王伟把我肩膀咬烂了，我也不觉得疼。

因为他手臂上的肌肉真的很好吃。

他的血液也很甜美。

更别说那根充满韧性与嚼劲的手筋了……

血肉横飞。

可是我们不在乎。

我们只想吃。

吃。

不断地吃。

哪怕我的眼角瞥到，烛光下的林伊兰已经渐渐褪去美丽的皮囊，只剩下一身完全干瘪的躯壳，一副饿到了极致的恐怖躯壳。

我也毫无感觉。

没有什么事比吃更让人开心了。

林伊兰继续抓起桌子上那漂亮的苹果，开心地吃了起来。

而王伟也开心地吃着。

我当然也很开心，因为我也在吃。

越来越弱的烛火中，大家都很开心。

后记

第二天一大早，吴小鹏被发现死在学校招待所窗户下的草地上，绑着他的绳子并未被解开。

他身上有明显的摔伤，应该是从窗户上跳下来的。

但这不是致命伤。

因为他的死因，是啃食了太多青草撑死的！

而李江和王伟则失踪了，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们。

至于林伊兰呢？

学校根本没有这个人。

饿死鬼本不会来到人间，是人间创造了它。

饿死鬼也不会随意诅咒他人，是他人做的恶，先冒犯了它。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